



在宁芙神庙中央的八角形四风中庭(对页), 墙壁下部覆盖石灰华的壁龛中曾经存放着与房间同名的风神青铜雕像。在这些空间的上方, 雕塑家弗朗切斯科·布兰比拉(Francesco

Brambilla, 1530-1599)的拟人态“四季”灰泥雕像映入眼帘。她们头戴鲜花、小麦、水果和桂冠, 其中两位在墨丘利(图片中间)的侧边, 而维纳斯则在另一个入口上方。

撰文 弗兰切斯卡·奥多(Francesca Oddo)
摄影 朱利奥·吉拉蒂(Giulio Ghirardi)

戏水游园

THE MISCHIEVOUS COUNT AND HIS GARDEN GROTTO

位于意大利拉伊纳泰(Lainate)的维斯康蒂·博罗梅奥·利塔别墅由皮罗伯爵一世维斯康蒂·博罗梅奥(Count Pirro I Visconti Borromeo)建造。他希望打造一方“迷人宝地”, 不仅赏心悦目, 还要为宾客创造惊喜。

“切勿在拉伊纳泰的花园中独行,”作家司汤达(Stendhal)于1817年在其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这样提醒读者。他曾寓居意大利北部米兰附近的维斯康蒂·博罗梅奥·利塔家族别墅(Villa Visconti Borromeo Litta), “花园里遍布隐藏喷水口, 会将人浇湿。待我正要拾级而上, 至少6道水柱齐齐喷向我双腿之间。”

这种恶作剧至今可能仍令访客猝不及防。穿过花园中纪念水神的宁芙神庙(Nymphaeum)

时, 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水流洗礼。花园洞窟各处的隐蔽小室设有喷水口, 一旦触发便会适时喷水。看到访客被水捉弄, 皮罗伯爵一世定会忍俊不禁。这位风趣不羁的贵族既是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 亦活跃于米兰政界。那些喷水机关就是他在16世纪后半叶安装的。他由此实现了自己的创想, 打造一个既能欢迎尊贵宾客, 又能制造意外惊喜的地方, 奠定了自己在贵族中的地位, 同时彰显自身的创新意趣和不落窠臼。

这位伯爵偶尔会在特设的暗墙狭缝间亲手打开喷水机关来自娱自乐。被称为“fontanieri”的喷泉管理员通常会查看那些毫无防备的宾客在公园里漫步时的路线, 然后开启地面、雕像、花瓶和自动装置(automata)中的喷水口, 为宾客带来“意外惊喜”。有时, 宾客坐下来休息时, 可能会不小心触发喷水机关。狡黠的伯爵这时也在暗自窃喜, 见证恶作剧完美上演。

正是这些别出心裁的装置, 将这座建于家族庄园内的迷人乡郊住宅变成妙趣盎然的时尚别墅。这里坐拥自然美景, 远离都市喧嚣。作为赞助人兼收藏家, 伯爵希望自己的居所能在贵族

宅邸中脱颖而出，更胜位于托斯卡纳（Tuscany）的美第奇别墅（Medici villas），那亦是他最初的灵感来源。伯爵的庄园很快成为娱乐宴请的理想之所，亦是开拓视野、驰骋创意的胜地，供皇室贵族、文人墨客和艺术家在此寻幽探秘。

皮罗伯爵一世将建筑工作委托给建筑师马蒂诺·巴斯（Martino Bassi），他是当时出类拔萃的创意人才，曾参与米兰大教堂的修建。巴斯召集了许多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石匠、雕塑家及画家，戮力同心，各展所长。如今，当游客步入庭院时，会看到两座不同时代的建筑物：16世纪的别墅，以及18世纪由维斯康蒂·博罗梅奥·阿雷塞和利塔家族扩建的部分。第一栋建筑设有埃涅阿斯厅（Hall of Aeneas），描绘了埃涅阿斯出逃特洛伊及其传奇罗马之旅中的场景，此外还有原来存放在宁芙神庙中、免遭岁月侵蚀的装饰品。在后来扩建的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

便是宴会厅，厅内壁画由新古典主义艺术家朱塞佩·莱瓦蒂（Giuseppe Levati）所绘，粉饰华丽的乐手阳台则以宏伟的男像柱支撑。

在别墅北面的广阔园林中，赫然矗立着美轮美奂的宁芙神庙。这里遍布寓意十足的象征符号，恍若静待开启供人探索的百宝箱。神庙由皮罗伯爵一世设计，意在礼赞他的新娘，热爱艺术的卡米拉·马里诺（Camilla Marino）。神庙作为一份爱情信物，将美妙魅力与无伤大雅的恶作剧杂糅相融。

宁芙神庙充满石灰华装饰，其建筑、雕塑及绘画风格反映了跨越3个世纪的审美品味。神庙的人造洞窟装饰着贝壳和石珊瑚（madrepore），由此可见伯爵对海洋生态的热爱，还有自动装置、雕像、马赛克，以及神灵、动物和怪物的壁画。作为生命的象征，水在此成为主题。而在风趣的伯爵眼中，水亦是嬉戏的媒介。



上图：在新古典主义风格砂岩宁芙神庙的北立面，能看到远处的白色水塔。水塔有一个能容纳约7,500升水的铜水箱，为所有的人工水景供水。
右图：风车阁（Windmill Court）以其中央喷泉命名。喷泉设有一个支撑

铁风车的推杆，可以喷出水柱，地上的鹅卵石之间也会喷水。风车阁后面就是宝座中庭（Atrium of the Seat），象征着“黎明”和“暮色”的两尊雕像斜倚着，姿势与佛罗伦萨圣洛伦佐大教堂中米开朗基罗为美第奇家族所建陵墓的

雕像如出一辙。在雕像群对面中庭的另一端，你可能想坐下休息，但这样做难免会“中招”。
对页：宁芙神庙南立面的建筑装饰和灰泥雕像壁龛之间有石灰华镶嵌物。冷水会从隐藏于路面的喷头和石花瓶装饰的顶部喷出。





上图及右上：在宁芙神庙的东端，老洞窟的半圆形走道拥有桶形穹顶，其壁龛中的马赛克嵌板和雕像环绕着钟乳石和石灰华结构。一些马赛克为抽象设计，另一些则是动植物图案。它们由黑白两色鹅卵石组成，

其中一些在固定装嵌后被涂成棕色和绿松石色的蛋彩画，以添加细节。贝壳是装饰的点睛之笔，随处可见。右图：蛋室里的母鸡自动装置周围镶嵌着钟乳石和石珊瑚；这里还有五颜六色的半宝石和动物图案。精细的修复工作还原了房间本来的机关：水从母鸡上方壁龛的小盆中流入较大的玫瑰大理石盆中，继而启动中央喷头，将鸡蛋悬浮托起。

物图案。精细的修复工作还原了房间本来的机关：水从母鸡上方壁龛的小盆中流入较大的玫瑰大理石盆中，继而启动中央喷头，将鸡蛋悬浮托起。



左图：不仅宁芙神庙老洞窟内的嵌板由马赛克铺成，其他所有房间的墙壁也均铺设了马赛克，不同厅堂的设计各有特色。黑色石灰岩和白色石英鹅卵石排列成抽象图案，令每个房间美丽

又醒目。自建成以来，宁芙神庙的房间就用于展示家族收藏的雕塑、半身像、绘画和奇珍异宝。此外，漫步在此的游客还会邂逅巧妙隐藏的水景机关，倍感“惊喜”。下图：精心修复过的液

压管道让许多喷泉和水景特效重焕生机。这个持续进行的项目旨在重建和维护皮罗伯爵一世所有的喷水机关。



曾经用来存放伯爵藏品的十几个房间构成别墅的矩形布局，每个房间都有水，流向四风中庭（Atrium of the Four Winds）的左右两侧。中庭的八角形空间被一连串水盆围住，盆上曾经放置着能吹气喷水的风神青铜雕像。空间上方，嵌有维纳斯和墨丘利灰泥雕像的壁龛依然可见，两侧是象征四季意象的装饰。在上方的穹顶中，彩绘柱子似乎没有对齐，会促使游客走到立柱看起来笔直成线的中心地带。这时，一旦踩上弹簧装置，便可触发喷水机关向毫无防备的游客喷水。稍加想象，几乎可以听到伯爵大笑着穿过厅堂，他的披风沙沙作响。

这里到处都有皮罗伯爵一世的身影，邀请我们进入他的魔力洞窟。在通往房间的途中，覆盖满黑白鹅卵石马赛克的地板和墙壁，就像一张由双色图案编织的珍奇大网，营造出一种奇妙的氛围，令人深深着迷，若以当时的审美品味来看，它意外地充满了现代美感。有个房间还另藏有惊喜：从蛋室（Egg Room）的天花板上喷洒而下的迷蒙水雾中，游客会看到一个形似母鸡

水力学与艺术、工程与建筑、科学与炼金术、现实与神秘在这个奇妙之地融会贯通。

的自动装置。伯爵曾经见识过“珍奇屋”（德语 Wunderkammer，又名 Cabinet of curiosities），那是许多欧洲宫廷中用以展示奇珍异宝之地。这类藏品中通常包含自动装置，其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直到16世纪才开始盛行于欧洲。皮罗伯爵一世是最早一批自动装置爱好者，在其设计的宁芙神庙中也安装了一台。直到近两个世纪之后的1739年，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才创造出另一台类似的自动装置：“消化鸭”（Digesting Duck）。

隐藏喷泉的管理员启动自动装置之后，鸡冠便开始喷水，母鸡则会下一颗鸡蛋（亦是生命的象征），然后再被另一支水柱托起。墙面装饰

了充满对立元素的精确象征符号：经历蜕变的蝴蝶，代表女性气质的贝壳以及寓意男子气概的蛇。在这间蛋室，魄力十足的伯爵还投入了大量时间进行炼金术实验，其灵感源自对经验法则的认识和对科学的好奇，以及16世纪晚期的另一特色：将魔法运用于科学。

宁芙神庙的一端是老洞窟（Old Caves），维纳斯（海中诞生的女神）和两名那伊阿得斯（保护淡水的精灵）雕像前喷落的氤氲水雾，营造出洞中的悬疑氛围。与此同时，从地面出其不意喷出的顽皮水流又打破了秘境之幽，带来欢乐趣味。

宁芙神庙的南立面自带人工水景，一系列喷泉顺着笔直的石栏杆排开。在这里，马赛克地板的几何图案和阿拉伯蔓藤花纹呼应了皮罗伯爵一世在外社交时喜欢阅读的诗歌（他是Accademia dei Faccini della Val di Blenio组织成员，该协会由艺术家、工匠、音乐家和演员组成）。但在此处还请多加小心，当你醉心于欣赏美景时，可能会猝不及防地被喷一身水。

伯爵在设计宁芙神庙的液压系统时，曾求助于工程师阿戈斯蒂诺·拉梅利（Agostino Ramelli）。拉梅利在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Ludovico Sforza，又名Ludovico il Moro）的宫廷任职期间，曾受到达芬奇对机械工程和液压学研究的启发。神庙的水塔（Water Tower）有一口井，配备马力驱动的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套着轭具的马匹绕圈走动，将水泵入大水库中（现在已经自动化）。得益于约20米的落差以及埋在墙壁和地板下的密集管道网络，水会经由喷泉管理员操作的阀门流入喷头，至今仍是这样运作。尤其考虑到当时的房屋根本没有开通自来水，更显得这个系统机智巧妙。

庄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度破败失修。幸好，拉伊纳泰市政府于1971年购入此地，并于9年后对其进行重大整修。1990年代初，为提高人们对别墅建筑群的了解，利塔别墅之友（Friends of Villa Litta）组织成立，别墅的人工水景因而得以复兴。也正是得益于该组织的努力，这位喜爱恶作剧的伯爵才能继续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水力学与艺术、工程与建筑、科学与炼金术、现实与神秘亦在这个奇妙之地融会贯通。事实证明皮罗伯爵一世是对的：绝妙的构思往往来自矛盾擦出的火花。✦



30-31页：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上布满黑色石灰岩和白色石英马赛克，图案皆采用对称的几何和花卉设计，如今看来，虽然年岁久远却显得更为时尚。大多数马赛克由博洛尼亚艺术家卡米洛·普罗卡奇尼（Camillo Procaccini, 1561-1629）创作。黑白双色搭配灰纹石灰岩门框以及深绿色木门与百叶窗，相得益彰。

